

小小说

朋友圈

□黄福胜

天津从镇高中副校长的位置退下来,已经十多年了,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可就在最近,人们通过他频频发布的朋友圈,发觉他跟以往的学生来往很密切:

10月1日,在肇庆经营房地产的学生宋都波偕同家人,与我夫妻俩相聚云宾馆;

10月3日,在清远做化工生意的学生谢育红伉俪专程到我家小叙;

10月6日,学生潘丽云一家邀请我夫妻俩畅游白云山;

……

一时间,很多跟天津共事过的人以为他是在炫耀自己,出口恶气。天津在镇高中一干就是十多年,担任副校长也有六七年了,但正校长换了好几茬,他还是在位置上。倒是有人看出了端倪,说天津何德何能呢?学生接连登门拜访,还不是冲着他那当副县长的儿子王潼?正所谓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啊!

此言一出,天津的旧同事就絮絮叨叨,有人羡慕王潼“父以子贵”,王潼也算是替他争了一口气;有人就说天津这样发朋友圈太张扬了,也不顾及对王潼的影响;有人更是直言不讳,说现在反腐力度大,官场绝对是“高危行业”,倘若某一天王潼被查了,他王潼还能如此风光?

那些风言风语或多或少传到王潼的妻子巧姨的耳朵里,每当看到新闻上报有官员因贪腐落马了,她的心就揪得紧紧的,老是暗地里祈祷,希望王潼别出事;一听到警笛声,她的心就“咚咚咚”跳个不停,仿佛看到被铐着的王潼就在警车上。尽管王潼一再叮嘱他们不能收取别人的礼物,王潼和她也确实这样做了。但是,这一天在送走了王潼的几位学生后,她终于忍不住对他说,我们还是回江西老家吧,这地方,我一分钟也不想呆了!

王潼的脸上满是惊讶:“在这里好好的,为啥?”

巧姨宛若竹筒倒豆似的,将她所听到的讲了出来。未了,她重重叹了一口气:“我可不想毁了王潼啊!”

“哼!我看你是杞人忧天,那些说三道四的人,简直就是红眼病!”王潼咆哮起来。

“但是,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啊。”

“这个我不管!要回去,你一个人回。”王潼没好气地说,“我当副校长时,不少人当我是摆设,根本没正眼瞧过我;现在倒好了,我儿子为我争气了……”

巧姨看着王潼那走火入魔的模样,咬牙切齿,“你一个人得意吧,我懒得烦心!”说罢扔下王潼,独自回了老家。

巧姨回去后的一些日子,王潼的学生还是走马灯一样来拜访他,但此时王潼的脸上却多了些许难堪。学生总会关心地问:“咋不见师母?”王潼都要搜肠刮肚地编个理由敷衍一下。原来与学生合影时,他们夫妻俩总会被安排端坐在前排正中,学生们簇拥两旁,人多时有的还站在后面,众星捧月地烘托出浓厚的尊师气氛。巧姨回老家后,王潼看到那缺了夫人的合照,连晒朋友圈的兴致也降了一半。

或许是海鲜吃多了,好酒喝多了,王潼肩周炎的老毛病又犯了。到了晚上,他经常疼得手脚都不知道摆哪儿好,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,倍感孤独。他曾打电话劝巧姨回家,巧姨在电话里嘟囔了一句,“你有那么多学生陪你,还要我干啥?”说罢就收了线。

王潼倒是带着妻子柳红回来过几趟。每次回来,他们都会忙不迭地帮他拾掇拾掇。这一天,王潼忍不住调侃道:“爸,我妈回江西才十多天,您看这家,成什么样子了?”

“那你……你帮我劝劝她回家。她准听你的!”王潼陪着笑说。

“爸,我们早就劝过妈了,但妈说,您那老毛病一天不改,她一天就不回来。”柳红说。

“老毛病?啥老毛病?”

“您自己心知肚明啊!”王潼拍了拍老爸的肩膀,“不过,您放心,我妈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人呀,低调一些过日子,多好!”

“有道理。还是你俩了解我。”王潼双眼眯成了一条缝。

一周后,王潼又“晒”了一回朋友圈,那是一张温情满满的全家福,背景是广州白云国际机场。配发的文字是:8月18日,王潼离粤援藏!

瞬间,引来一大串点赞。

但不知为啥,从王潼去援藏的第二天开始,人们再也看不到王潼发朋友圈了。

百家随笔

团山村写意

□解维汉



一个晴朗的下午,我们奔赴云南建水市西郊,游览著名古村落团山民居。这里是600年前明代汉族张姓家族的居住地。走进村口,就发现这里的房屋建筑不是一般的砖瓦旧房,处处都是粉墙黛瓦翘角飞檐的特色民居。高高矗立的两层三间东寨门,采用牌楼式单孔拱门结构,居高临下,视野开阔,多处设有瞭望口和枪眼,成为村东抵抗土匪侵扰的防御工事。东寨门建于清光绪三十年(1904),已有100多年的历史。

右边巷子里不远就是“将军第”,门面不大,走进进去天宽地阔,院内是一处四围房舍包围的四方天井。宅第里像这样的天井竟有七个,每一处房屋门窗都有精美的木雕图案。“将军第”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因张和在“辛亥临安起义”中平匪建功,被云南都督蔡锷委托为国民革命军第四营营管带兼稽查员,并授予其府宅“将军第”匾额,成为十分显眼的荣耀。如今青壮年外出打工,老宅里仅存翁媪留守接待游人,有人居住的房子起码不显得阴冷。

进入张家花园时我被惊到了,一座青石砌就的莲池端居正中,周围房舍井然有序,祠堂是平日待客活动祭祀的场所,还兼做戏台,左为公子读书之处,右为小姐绣楼女红之处,严守男左女右习俗。高高的戏台悬挂楹联:“祖风昭穆垂青史;堡式辉煌衍盛名。”这是一座城堡式的私家园林,房屋建造者张国义、张国民兄弟两个早年赶马维持生计,后来在个旧开

我和朋友开车到安吉办事,一路上到处都是竹林,微风抚过,竹海荡漾,郁郁葱葱。

我们穿行在翠竹摇曳的山间小道上,突然看到前方人头攒动,有许多卖山货的,笋干、土鸡、竹篮、时令蔬菜,应有尽有。朋友说是山里的集市,于是我们把车停在路边,到集市上逛逛。路边的四把竹椅进入我的视线,边上坐着一个瘦小的老人。

“多少钱一把?”我想买几把放在家中的小院子里坐。我时常看到村里人家,墙角柱子边、门槛外、庭院内,总有几把竹椅散落放着,让人随手可取,随时可坐。

“50元。”老人满脸堆笑,“这是我昨晚刚编出来的。”

“能便宜不?”看着纯手工编制的椅子,我本不想还价,50元已经低于我的预期了,可还是习惯性地脱口而出。

“50元不贵,我一天最多也就能编两把。”老人拿起椅子,给我看他的做工,“你看这手艺,好得很!”

“你自己做的?”我细看了老人两眼,古铜色的皮肤上,两

眼凹陷,两只手布满了划痕。

“我就这个村子的,你打听听编竹椅的老江,大家都知道。”

“我手里没现金,这样,我先去办事,你给我留两把,我一会回来取。”我挑了两把放在一边,就和朋友匆匆离开了。

办完事,已到了傍晚,那个集市并不顺道,但想到那两把竹椅,我们还是拐了过去。集市已经散了,老人还在那里等着,身边还放着早晨那四把椅子,显然,这大半天一把也没卖出去。看到我回来,他连忙把我挑好的两把椅子拿过来。

“大伯,你是祖传的手艺吧?”我掏出100元给他。

“两把给80元就好。”老人家要找20元钱,我拒绝了,“我祖上好几代都是篾匠,你要感兴趣,可以跟我到家里看看……”老人指了指前面三四十米处说。

在老人家几平方米大的作坊中,放了些竹子,还有几件半成品。老人见我好奇,迅速挑了根竹子,要现场演示给我们看。只见他以竹片为尺、刀痕为印,手起刀落间,将竹子

锯成段、打开洞、削为片。整套动作麻利流畅,压根不像七旬老人。“我今年73岁,从15岁开始学,俗话说‘三年徒弟、三年伙计’,要六年才能学会一门手艺。”

“做竹椅一般要挑选生长三年以上的原竹,老嫩适中,刮、切、削、刨起来最是趁手。先把椅腿的尺寸量好、锯好,再凿好洞,锯好需要的横杠、靠背等部件,锯好后把要弯曲的地方挖出凹槽。”看到有人对自己的手艺感兴趣,老人如数家珍,耐心地讲解着制作步骤,“弯曲椅腿前先用火烤过,不经过火烤一下,弯起来要裂掉的。”老人家边忙活边给我们讲解,“一把竹椅售价50元,我现在年纪大了,一天最多也就能编两把,附近好多人家里都用我编的竹椅,我只要每天有点事情做就够了。”老人叹了口气说,“现在买竹椅的人越来越少了,小辈也不愿意学这个,时间久怕要失传了……”

看着老人家满手的老茧,想着他从十几岁的少年,到70多岁的匠人,每天钻孔、打磨、

可以见到。“百忍家风”是团山张姓族人的精神象征和心中的天灯。相传唐高宗年间,泰山脚下的远祖张公艺,慷慨好施,济危扶困,待人大度,遇事善忍,被当地人称为张善人。后来唐高宗封禅泰山,途经张家庄时便移驾张府,询问张公睦族之道,张公写下一百个“忍”字呈上,高宗随即御题“百忍堂”并诏告天下,自此张氏族人便以“百忍”为堂号。在千年岁月里,张氏家族以“百忍”为安身立命之术,不与人争,不与世争,以百忍家训熔铸自身,培养后代。团山村也完整保存了十九世纪滇南乡村风貌特色,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。2006年被世界濒危遗产基金会列入“世界纪念性建筑保护遗产保护名录”。2012年被评为“国家特色景观名村”。

如今团山村成为热门旅游点,每天有两班小火车载着几百名游客从建水到达团山村旅游,而且火车票一票难求,需多日前预订。早在1936年碧临屏铁路全线通车,由于团山村张氏前辈承担了较多的修路费,铁路公司特别在团山村设立了停靠站点一直延续至今,团山人至今仍仍在享受前辈的余荫红利。

青石铺就的小巷,飘散着古村淡淡的烟岚,令人感觉回到了遥远的从前。偶尔遇到一群群美术生打开画板静静地描绘团山村的古老建筑,俏丽的飞檐、葱翠的榕树、斑驳的粉墙都飘逸地定格凝固在画册里,也长久地留在我的心里。

编竹椅的老人

□葛鑫

火烤、拼接……我颇多感慨,工夫真的就藏在岁月里,藏在老茧里。作为手艺人,他的幸福很简单:手艺被他人需要,就是最大的满足。

竹椅的世界太单调,年轻人都想去外面闯荡,都想过多彩的生活。也许,等到年轻人在外面历经风雨、不再轻狂的时候,就会想回到村里,回到竹椅的世界。



冰棍三味

□罗捷娟

“卖冰棍喽!老冰棍……”楼下一阵阵叫卖冰棍的吆喝声让我想起人生旅途的三次吃冰棍经历。

小时候,“冰棍佬”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乡下货郎之一。“清甜可口的冰棍,三分一根!”只要“冰棍佬”的吆喝声在村里一响,地堂晒谷、田里插秧、猪栏喂猪的孩子纷纷丢下手中的活儿,奔向“冰棍佬”,追着冰棍佬的单车跑。买得起冰棍的孩子,把冰棍放在嘴里,看着小伙伴前来围观,故意弄出啧啧的吮吸声,让其他孩子的喉结跟着上下滚动。

三分钱一根的冰棍成了我当时的终极梦想。筹三分钱可不是一件易事,卖一个牙膏壳给收破烂的“破烂佬”才一分钱,卖一个鸭毛才两分钱。为了换三分钱买一根冰棍,我做了一个惊人的之举,把我和姐姐的两双半旧凉鞋卖给“破烂佬”。从“冰棍佬”手里接过冰棍,我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吮吸。甜滋滋、凉冰冰的感觉顿时充盈到整个口腔里,觉得冰棍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。这根有着童年苦难印记的冰棍,让我“享受”了一顿“藤条焖猪肉”(粤语,挨打的意思),屁股被打开了花。

和丈夫谈恋爱的时候,有次和他聊起小时候吃冰棍的经历,他听了哈哈直笑,啥也不说。有一天,他说带我去一个

地方。我们骑着自行车来到他服役的机场营地,在生活区七弯八拐地骑行了大约有二十来分钟,就来到了机场的部队服务区。他从作训服的大口袋里,变戏法似的掏出五十张冰棍票:“来,请你吃部队的冰棍,味道可是独一无二的!”我还没回过神来,他已从制冷室拎着一大袋冰棍递给我。看着一大袋冰棍,我啼笑皆非。

经过一番“审讯”,才知道五十张冰棍票是他们气象台夏天“解暑”的福利。气象台发冰棍票时,他申请多要一张冰棍票。台长听说了我小时候吃冰棍的经历,二话不说,把他的冰棍票全给了我对象。其他的官兵知道这件事后,把冰棍票也都全送给了他,并美其名曰“冰棍博爱行动”。

吃着饱对象浓浓爱意和部队官兵深情厚谊的冰棍,爽在心里,甜在心上。

第三次让我终身难忘的吃冰棍经历,是在零下10度的哈尔滨吃马迭尔冰棍。

那年寒假,我们从19度的佛山飞抵零下10度正在下雪的哈尔滨,如骤然跌落到冰窖里似的,全身瑟瑟发抖,感觉除了冷还是冷。我把带去的羽绒服、毛衣全都穿上,脸和头也用帽子围巾全包上,裹成了大“粽子”。可刀子似的风还是无孔不入,脸上、手上像刀割似的疼。

第二天早上,趁着雪过天晴,我们来圣索菲亚大教堂游玩。“冰棍,马迭尔冰棍!”忽然听到叫卖声,我甚为纳闷,南方人都是大暑天吃冰棍解暑,怎么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,怎么吃冰棍吃?有人吃吗?带着满腹疑虑,我们走到卖冰棍的阿姨旁边,看见不少人拿着冰棍津津有味地吃。我问了一个正在吃冰棍的游客冷不冷?那人说,不冷,还好!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我决定买一根马迭尔冰棍,想试试在“冰窖”里吃冰棍是什么滋味。

马迭尔冰棍拿在手上,一股寒气直冲过来,本来就冷的身体更加瑟瑟发抖起来。我倒抽了一口冷气,犹豫着要不要放进嘴里。几秒钟后,心想死就死吧,不尝试怎么知道个中滋味呢?我豁了出去,做了个深呼吸,闭上眼晴把冰棍放进嘴里。“嗖!”一股寒气过后,甜滋滋的味道瞬间传遍心头,舌头和牙齿都麻麻酥酥的,吮吸了几口,反倒觉得心里开始暖和起来了。原来零下10度吃冰棍竟然是越吃越暖和的,这感觉让我快活极了,为自己敢于挑战而快活。人生很多事情大抵和在冰天雪地里吃冰棍一样,只有敢于挑战,勇于尝试,才能体味个中真谛。

冰棍三味,丰富了我的人生底色,更让我懂得了珍惜。

只要有土,巴根草几乎可以随意生长,哪怕是荒山戈壁,甚至是无法立足的恶劣环境,其他草望而生畏,巴根草却泰然前行。

在我们沿淮,巴根草几乎无处不在。田野、家园,只要有缝隙的地方都有它的身影。不光大人,就连小孩子都认识,还编成了小唱:巴根草,绿茵茵,唱个唱,把狗听。

巴根草贴地而生,匍匐前进,每爬一段距离就停下来,扎根,开花,爬蔓,然后继续前行。不仅如此,它还朝四周不同的方向伸展,形成一个向心状的巨大族系。如果多棵巴根草挤在一起,那就更热闹了。交融汇聚,互生相长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不分彼此。发达的根系缠缠绕绕,把整个地面攀得严严实实、密不透风,编得毫无章法可寻。风吹过,巴根草仅仅是礼节性地微微颌首,丝毫不为所动;雨袭来,巴根草一身清爽,尽自己所能,扑倒身子,护住身上的泥土,像呵护自己的儿女一样,不让一寸土随水流逝,不然,它会心痛的。

巴根草

□李成猛

小时候经常放牛,为了省事,也是偷懒,把牛随便一撒手,任其在草滩上、池塘边、众多坟堆间任意啃草。当然,密草间主要是巴根草,我们这些放牛娃乐得逍遥自在。巴根草层层叠叠,细密得像厚厚的绒毯,日复一日,老也啃不完,始终不露地皮。我们小孩子闲来无事,就掐一节一节的巴根草茎放在嘴里不断咀嚼,不承想,这细细的几乎透明的草茎里面竟然还包裹着生命的琼浆:奶白色的草汁又鲜又甜,嘎嘎起来,还蛮有滋味的。

巴根草不像其他植物那样样根断茎,它每个梗节就扎一个根,所以无主根和副根之说。从哪个

部位随意断掉,都不会影响其他根茎的滋补、延伸。它耐寒耐旱、耐涝耐旱,即使枯萎变黄,刀砍锹割,也不能割断它生命的歌声。纵然烈火焚身,又奈它何?到头来,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巴根草又是生机一片,活力依然。

巴根草对农人有用。水田因有田埂而界限分明,田埂因有巴根草而保水护田。巴根草把田埂土埂围得柔软温馨,无需擦拭,不用垫物,身子一蹲,坐于其上,嗅嗅稻花香,闻闻水草气,摸摸已灌浆的稻穗,倾听蛙声一片,别提有多惬意了。

秋去冬来,巴根草秆黄叶焦,小孩子们拿来铁锹、锄头、镰刀、小铲,“哒啦”,“哒啦”,将巴根草弄掉,晒不晒两可,没实在意义。一堆一堆的巴根草可以接到锅铲前,准备进入灶膛,也可以和艾蒿、艾蒿、辣蓼、茅草等高草堆在一起,留作长期的柴火。

巴根草又名铁线草,顾名思义,有铁的气质,有线的柔软,刚柔兼备,试问世间百草,哪种草有如此情状?

